

· 火幻光 ·

青森文化

# 光與暗 之戰

光之武士





# 光與暗 之戰

10

光之武士

# 目錄

第一章	宇宙動物園	6	第八章	復仇	100
第二章	等價交換	18	第九章	狼人	116
第三章	心臟的重量	26	第十章	進化	124
第四章	我的心停頓了	38	第十一章	寒武士	142
第五章	送孤	50	第十二章	訓練	152
第六章	黃血人	68	第十三章	宇宙七武士	170
第七章	好朋友	84			

## 第一章

# 宇宙動物園

很多人都非常熱衷看到 UFO，熱切追尋外星人是否存在，又或是外星人究竟是怎樣的模樣。電影中他們大多會以地球人為藍本：一個頭、一對眼、一對耳、一個口、一個鼻，一雙手及一雙腳。然後在這藍本加上些微的變化，如大頭或小頭、眼大或眼小（但大多都是黑眼睛、沒有眼白），最後想像出來的大多都是電影《ET》中外星人的模樣。

他們可不知道，其實外星人早已存在於地球上，而且是我們熟悉的模樣。四周所熟悉的生物本就是來自外星的，他們被退化、被馴服，甚至被縮小，然後養在一個特大的動物園內——地球。我們不知這些為人熟悉的生物其實本來都是來自外星。這個偉大的動物園擁有來自全宇宙不同的生物，被宇宙統治者——宇宙幽靈（又稱黑暗之神）暗魅（Dark Phantom）養在地球上，供他觀賞，而在這個動物園所有動物之中，最珍貴的當然就是人類！

宇宙中的靈力和萬物本處於一個平衡的狀態。宇宙中的七種能量：光、火、水、土、寒、風、電，分別被七個民族中的各一位武士借取。這些武士合稱「宇宙七武士」，他們

勢均力敵，維持了某種宇宙平衡。但宇宙幽靈暗魅打破了這平衡，利用詭計和強大的力量打敗了光武士、水武士和寒武士，並吸納了火武士、土武士、風武士和電武士。所以整個宇宙都在他統治之下，而他則居於深空的遠處，地球是他的戰利品及觀賞的動物園。暗魅最喜愛看的動物園表演，就是人類之間的互相殘殺。

寒風極冷，已接近零下二百度的溫度，冷得超乎想像，我的血液快要結冰了。這刻一個太陽已下山，而另一個太陽很快也要下山，那時候肯定會更冷。果然這個太陽一沉下地平線，就刮起超級風暴。這風暴時速達每小時二千多公里（太陽系中的最高風速是在海皇星的大黑斑，風速達時速二千一百公里），遠比地球上的暴風強勁。我運用靈力全力築起防護罩抵抗強風和低溫。

但此時我突然想起我的母親。年少時，每當天氣轉冷，母親總叮囑生病的我不要著涼，這些片段在我腦中閃過。於是我稍一疏神，防護罩就出現缺口，冰粒從防護罩外急速飛進來擊中我的左臂，我登時流出黃血，痛楚令我再度專注，防護罩重新收緊，但我真的能抵擋這暴風嗎？我會否就此死在這裡？

我不能就此死掉，我還要報仇！我望著流出來的黃色血液，鼓起勇氣，奮起了所有靈力去抵擋風暴。但風勢實在太大，我又能支持多久呢？突然我靈光一閃，如能躲在地下或能避過這超級風暴。於是我用激光劍在地上劃了一圈，再連

環劈數劍，地下立刻出現了一個洞，但我向洞口一望，這個竟然是個無底深洞，怎麼能跳進去？但風勢越來越大，與其在外凍死，我情願一搏。我跳進洞裡，跟著我就這樣一直向下墜、往下墜、無休止的下墜，我雙眼漸漸合上，究竟我會否死在這裡？不知怎的，在這緊急的時刻，母親的影像再次浮現我腦海中……

一刻間，我回到約六年前的一個下午。一個非常暖和的下午，陽光明媚，我躺在床上，媽媽給我送上已剝皮的橙。我沒有伸手去接，只張開了口，等待她餵給我。媽媽白了我一眼，但還是把橙遞到我口中。

「好酸啊！」我投訴。

「這麼多投訴，下次不給你吃了。」

我笑著，仍舊張開口，等待下一片橙到來。偶然看到時鐘，原來已是下午三時了。我嚷著說：「媽！快轉台，要播我喜愛的那套科幻片了！快要開始了！」

媽媽無奈的放下已剝開的橙，為我開電視。

其實現代人的娛樂系統早已非常個人化，無論看電視、玩線上遊戲、聽音樂，及使用電腦都可以用智能眼鏡全包辦。所有智能眼鏡都裝有微型處理器、訊號接收器、發射器、鏡頭組合、投射器及微型喇叭，可以把電視投射到眼鏡內框的上方處，眼鏡下方仍可看到外邊的事物，而且鏡片經過處理，外邊根本不知道你在看甚麼。除了投射在眼鏡上方，影像亦可以直

接投射入眼球內。除了娛樂，打電話及拍照，這智能眼鏡亦能包辦。

這些科技產品與人的結合日益緊密。有些相機更可直接植入眼球內，有些人在耳窩植入無線耳機，天線收發器也可植入在人的腦內，令人可以直接連接網絡、通電話，也可以在腦內植入記憶體，甚至處理器。此外也有各種的植入感應器，如可植入紅外線感應器在眼內，令人可以夜視及探測溫度；植入氣壓感應器來預測天氣；植入 GPS 接收器令人永遠不會迷失；植入電子鼻有更靈敏的嗅覺（可作評酒、甚至緝毒）；植入無線射頻識別晶片（RFID）令人可以不再用鎖匙或密碼來開門，還可以植入手電筒及磁力裝置。至於機械器官、機械義肢、電子皮膚及骨架更是林林種種，只是並非每個人都願意做這些植入手術，特別是在人機大戰後，有些人對植入機器甚是抗拒，如非有實際需要的病患者，並非人人願意嘗試。

我本來亦有一副最新型號的智能眼鏡，但為免我終夜打機不休息，我的智能眼鏡被媽媽沒收了。爸爸不知在哪裡找來一部舊式電視放置在我房間，讓我觀看。

哪知剛開電視，電視台的新聞正在報道有人看見人狼的消息。

我立時舉起雙手作抓狀，並發出狼嚎聲，扮人狼嚇媽媽。媽媽呼叫，一把拍我手，說：「不要扮這個！」

我哈哈大笑。

「你又嚇媽媽！」這時爸爸剛好進來，說：「真百厭！」說罷，突然也雙手作狼抓狀，在母親背後狼嚎。

媽媽再次驚呼，忙罵：「兩父子也這麼大不透！」

我就是光永照，爸媽都叫我光仔。18歲，本來是大好的年華，可惜卻患有先天性心臟病。爸爸說我的心臟病十分罕見，我的右心異常強壯，但左心卻呈衰竭現象，我必須在左邊完全衰竭前移植一個健康的心臟。但要等到一個合適的心臟絕非易事。而我因心臟掙扎不足，以至體能不佳，經常都需要臥床。正因如此，媽媽對我特別的遷就，並偶爾背著我偷偷哭泣。現在我正在等待心臟移植，否則只剩下11個月命。11個月命，這數字是醫生說的，但為何是11個月，不是12個月或10個月，我完全無法理解！為何我這麼年輕就要面對死亡？我真的不懂。

若你問我：「怕不怕死？」我不害怕，我有的只是憤怒！因這重病剝奪了我的自由，漫長而痛苦的治療，與平常人隔離的人生，我不怕死亡，但死亡剝奪了我的人生！我曾問過蒼天千遍：「為何是我？為何世間有這麼多的壞人，他們反而活得比我更健康！」我就是不服氣！但我在爸媽面前，甚少表達我的憤怒，在他們面前，我都會抑壓我的情緒，因我不想他們難過。我不知死亡會怎樣，我唯一知道的就是我不捨得媽媽，也不捨得爸爸。他們對我的愛是我堅持下去的力量。

我媽媽李慧雲是一位科學家，重點研究低溫物理，而且主

管著一個實驗室，她在裡面是研究超導體的。她的實驗室有大大小小的冷凍倉，都是關乎人體冷凍的，據說是專為有錢人提供服務，冷藏他們的精子、卵子、臍帶血等等，這為她的實驗室賺取了不少經費。我還記得小時候和哥哥常在她的實驗室捉迷藏。

對，我有一位哥哥，比我年長三年，我和哥哥感情很好，還記得年少時，我們常拿著玩具激光劍玩格鬥，又會化身成足球巨星，玩VR真人版的Winning Eleven。

其實今年是地球發生智能叛變——人機大戰（man-machine war）後的第五年，隨著AI的大力發展，人造的AI神經網絡終於懂得獨立思考，終於有一天美國、歐洲和中國的機械人都起來叛變，人類的戰鬥力完全被比下來。但AI的發展實在太出色了，機械人除了承襲了人類的思考，亦完全承襲了人性的弱點。它們如人類般貪婪，可以被煽動；它們如人類般虛榮，可以被媚諂；它們如人類般多疑，可以被離間。當人類面臨戰敗的危機時，成功離間三地的機械人，使它們互相攻擊。雖然機械最終在人機大戰中敗陣下來，但亦因為這場大戰，地球約四分之一的城市都被破壞了，紐約、北京、倫敦、巴黎、莫斯科都不能幸免。但人類還是存活下來，並快速地重建。

但戰爭後，有限的資源更集中在富人手上，加速擴大了貧富懸殊的差距。而更可惜的是，人類並沒有從痛苦的經驗中變得更聰明，亦沒有在苦難中學會大愛。他們自以為是戰勝者就

代表自己能高高在上，有能力駕馭一切，貪婪和自私再次蒙蔽了他們的雙眼。在商業利益及政治野心的驅使下，政府竟然再次發展不同類型的機械人作軍事用途。商界也為了利益，大力發展各種機械人，就像戰爭從沒有發生過似的。儘管有不少人作出種種的抗議行動，但商人用大量金錢賄賂政客，結果政府只是在機械人的 AI 發展上加上不同限制，以回應各種抗議。商界更大力發展各種 VR 遊戲，畢竟大多數人都喜歡虛假遠勝於真實，這或許是因為虛假可令人暫時脫離現實的痛苦。

回說我的哥哥，他在我 12 歲時因同一類心臟病離世了。當時爸媽都很傷心。爸爸作為一個心臟科醫學權威，面對兒子的死，自責了很久。反是我 15 歲時突然病發令他重新振作，他向媽媽承諾了不會再讓她經歷失去兒子的痛苦。這幾年他異常努力研究病例，也研究基因，為的就是要治好我。

媽媽是個堅毅的人，能幹、溫柔，只是較膽小。哥哥死時她雖然處於極度傷心的狀態，但因忙於照顧我，反令她有所寄托，並能兼顧她的實驗室主管的工作一直至今。

我和媽媽的感情非常好，她一點架子也沒有，非常的隨和，我們無所不談，而且她非常了解我，無論我說甚麼謊話，都無法騙過她。不過很多時她都不會揭穿我，只會在適當的時候提醒我，不要「行差踏錯」。我和爸爸也同樣親密，我們捧同一隊球隊，亦會一起踢足球、釣魚、打遊戲機。只是他工作真的太忙，我們平日沒有太多時間相處。

我爸爸光永信就是我的主診醫生，因他是心臟科的權威醫生，心臟移植是其專長。其實現今 3D 打印技術已經能造出人工心臟，很久之前已面世的普通噴墨打印機，其噴墨像素點的大小就已經和一般人類細胞大小相若，都是約數十微米，所以只要能掌握噴墨打印機如何能準確噴墨的技術，再加以改良，就已經可以用來噴出人造細胞。而現今 3D 打印技術結合納米科技，不只是人造細胞，甚至更細、極微小的原子也可以列印。這種技術在結合了最新的生物科技後，就能打印出人工心臟。這技術至今不單可以用來列印器官和進行人工培植，也可以抽取日常食用的牛肉、豬肉、雞肉等相關動物的細胞，再在培養液中大量培植複製，以舒緩糧食短缺的危機。

說回人工心臟，其材料是複製的細胞，再在這種細胞中加入了水母的基因，令水母的抽吸動作化作人工心臟的自然跳動，並在培養液中以 3D 打印機列印。可惜這種人工心臟只有十年壽命，對年青人來說就要多次重複更換，但更重要的是爸爸說我的血液很特別，會排斥這種人工心臟，所以這方法根本不適合我。

自從我生病了，爸爸為了對人類基因有更深入的了解，常常和他的好朋友威廉叔叔一起研究，因威廉·卡拉汗是這方面的權威。爸爸為了我，也參與了威廉叔叔團隊的研究。現在我爸爸除了是心臟科的權威，對基因病亦有相當深入的認識。威廉叔叔原是我媽媽的兒時朋友，在我爸媽結婚後，他和我爸

亦成了好朋友，對我更是親切異常。我非常尊敬我爸爸，除了因為他出色的成就令我感到自豪之外，還因為他有著良好的品德，深得各人的尊重。當看到病人對他的尊敬，其他醫生和護士對他的態度，你就知道他不只是醫術高明，更是眾人眼中的仁醫，這更令我加倍自豪。

在爸爸成為我的主診醫生前，醫院曾說父親作為兒子的主診醫生會有機會感情用事，甚至有利益衝突。但他還是說服了醫院讓他作我的主診醫生，但當然我在輪候心臟移植的名冊上的排名，是由另一位專家決定，避免有利益衝突。

爸爸跟媽媽開完玩笑，就走近來看我的病歷，跟著以他的手機掃描我的心臟，現今科技中的超聲波已經可以用特製的醫療手機完成。磁力共振就較複雜，但只需要穿上磁力背心，便可用手機看到磁力共振的掃描結果。只有電腦掃描牽涉幅射仍需要在醫院進行。

其實現今治病，基本上已可透過手機的人工智能來診斷，簡單如傷風感冒，人工智能開出的藥方都會被認可。但較複雜或較重的病，可透過手機的視像遙距診症，而簡單檢查亦可用手機幫助完成。至於藥物方面，只需付少許運費，就可以用航拍機直送到府上。只是像我這些重症病患才要住院治理。

掃描後，爸爸問我：「你今天感覺怎樣？」

我說還好，「只是，一會可不可以一起看足球？」我心存一絲希望。我們一家都買了利市球場的 AR 套票，只要帶上

AR 眼鏡，就能足不出戶，卻如置身於球場上一樣的看足球，能感受現場熱烈的氣氛。

「不可以！現場的氣氛太熾熱，你最近看球賽都太激動，你現在不能再這樣，你要盡量保持心情平穩。」

「嗨！這次又不可以看。上次也是這樣，究竟還要這樣無聊的過活多久？」

這時電視正播出維達雲信的訪問，只見媽媽兩眼放光，定睛的望著電視說：「其實除了球賽還有很多東西好看！」維達雲信（Victor Vincent）是世界首富佐治雲信的兒子。佐治雲信是全球最大的軍火武器製造商，因而累積了極多的財富，可說是富甲一方，但他的兒子認為財富應用於造福人類，而軍火買賣只會為禍人間。所以他曾公開反對父親從事軍火買賣，並全身投入科技研發，相信科技可以造福人類，他的科技發明亦令他更富有。而他亦建立了很多慈善事業，所以深受普羅大眾歡迎。而且他年青英俊、果斷爽朗、聰明敏銳、談吐風趣得體，所以在全世界著實有很多粉絲。

「我知道維達雲信是你的偶像，但我可不是他的粉絲呢！」

「若你將來有維達雲信的成就，我就是死也死得安樂了！」媽媽眼裡流露出無盡的期盼。

我嘟起了嘴默然不答，我這個半死不活的病人，如何能與全球首富，魅力非凡的年青領袖相比。



爸爸見我有點鬱悶，就岔開話題：「你耐心等多一會吧！只要換了心臟，就做甚麼也可以！」

「你不知道整天睡在床上有多悶呀！球賽又不能看，打機也說太刺激，笑又不可以，哭也不可以，真的不知道生存還有甚麼意義！」

「我知道你辛苦，但我有好消息給你。你很快就會有個伴，應該今天就會到了。」爸知道我在耍性子，索性轉換話題。

「真的嗎？那是誰？」作為一個獨自住在單人病房三年，方便媽媽偶爾留宿的病患，我急不及待地問。

「今天應該會有一個女孩入住你隔鄰病房，她和你有同樣的病，因為我們醫院的醫生較有經驗，所以從別院轉過來。」我聽著，為爸爸感到自豪！

「我叫光永照，你好！」大概兩小時後，我終於見到她，幾經辛苦，又等了一個半小時，她終於檢查完畢，我急不及待跟她打招呼。

「我叫雲閉月，你好！」

## 第二章

# 等價交換

這個新來的病人是一個女孩，她比我小兩年，樣貌異常秀麗，比學校所有女孩都更漂亮。最特別的是她竟然和我有著相同的心臟病，只是衰竭的一邊心臟和我左右倒轉了，但也正是同樣罕有的病把我們無形的扣在一起。閉月雖然病重，但卻是一個溫婉開朗的女孩子，從沒有因病而自怨自憐，我特別喜歡聽到她甜美的笑聲，在我心情低落的時候，能聽到她的笑聲，總令我釋懷。由於她右心有事，令她血液經常不夠氧，所以她的面容時常帶點紫，我每次都笑她是藍月亮，並同時望向天上的藍月。

早於數十年前，人們為了對抗全球暖化，在天上造了個大型太空站，其實說穿了就是一把超大型的太陽傘，只要放在適當的軌道上並張開，就能阻擋部分太陽光，略為減緩地球暖化的速度。但其後為了解決能源危機，人們於是把它改良，將它面向太陽的那一邊加上大量太陽能板，將所接收的陽光化作太陽能，再用長微波傳送回地球，以開拓新的再生能源。後來這太空站又發展成太空旅行的熱點。由於這人造「月亮」，本是不會發光的，人們都叫它做暗星（Dark Star），但為了增加觀

賞性，工程人員就在它周邊加上淡淡的藍光，在晚上看來就像一個藍色的月亮。閉月雖然被我取笑，但她一點都不動怒，仍處之泰然，久而久之我亦不好意思再笑她了。

由於這女孩和我有著相同的病，令我不自禁的想多加親近。想著這世上除了我之外，竟還有人和我同樣只剩下 11 個月的壽命（這只是我瞎估），心中的失落、躁動不禁稍稍舒緩。

其實我沒有太多和女孩玩耍的經驗，但今天起我立志要盡力照顧好這位妹妹。不是因為她的美麗，而是她有著莫名的親切感。可能就是這份親切感，讓我和她相處時，反而令我表現出在爸媽面前都不會表露的真性情。由於看過父母經歷喪子之痛，不想再令他們擔心，我在他們面前都會裝作堅強，反而在閉月的面前，我更能做回自己，喜怒哀樂亦表露無遺。其實我本來就是一個率性而為的人，愛哭就哭、愛笑就笑，從不理會別人的目光，只是我不想父母擔心，反而變得非常壓抑。閉月非常溫文，當我笑時會陪著我笑；當我發怒時會耐心聆聽，靜靜待我平復下來；當我發愁時，她會輕拍我的肩，溫言安慰我，把我的注意力引導到正面的事上。無論我甚麼心情、甚麼情緒，她都總能配合和誘導。不過我最愛的還是逗她發笑，看著她的笑臉，最是令我安心釋懷。

雖然我和女孩子的嗜好不大相同，但可幸是閉月她非常隨和，多會遷就於我，有著她作伴的日子易過得多了，至少我在醫院，不再只是對著暴躁的麥姑娘或是呆板的馮醫生。由於心

臟的毛病，我不能做劇烈運動，其實有時就連上樓梯也會劇烈喘氣，這些時候我都會很沮喪，甚至憤怒。但閉月卻從不發怒（起碼我就沒見過），因她說發怒，不單會令身邊的人不好受，亦會令自己變作另一個人。在我發怒時，閉月會靜靜待著，待我發脾氣完畢。她有時會輕拍我的肩膀，有時還會當我小孩般輕撫前額。她的溫柔忍耐，總令我不好意思繼續發怒。

我們會一起玩撲克、一起玩電子遊戲（當然不能太刺激）、一起爭電視看（雖然最後她總是讓我選台），晚餐我還會搶她的布甸或糖果吃，夜裡我若睡不著，就會找她偷偷到天台看星星。這樣的日子很快就過了近三個月，每天爸爸不是為我倆抽血，就是不停做種種的檢驗。我知道無論我的病有多麼的惡劣，爸爸都不會放棄我。雖然我非常討厭抽血和做各種檢查，但看著絕不放棄的父親，我亦只好咬緊牙關堅持下去。

這天有消息傳來，有一名年青人因車禍死亡，他的心臟或許適合我或閉月，而我和閉月正是在輪候冊的首二位。聽到這樣的消息，媽媽和閉月的父母都很緊張。

「不知道那心臟會適合你或我呢？」我說。

「不知那年青人是怎麼的人，他父母肯定十分傷心。」閉月回答。

我突然有種強烈不捨的感覺，無論心臟適合我或是她，都代表我們之中將會有一個離開醫院，剩下另一個人。跟著醫院傳來消息，要閉月準備心臟移植，因為那青年無論血型、HLA

（人類白細胞抗原，直接影響移植後會否出現排斥）、年紀、體重都和閉月匹配。媽媽聽到後很失望，而閉月的母親聽到後就喜極而泣。

閉月快要去準備手術了，這刻我甚為惆悵，不知要說甚麼好，她突然跟我說：「你要答應我，無論我之後怎樣，你也要堅強地活下去！」

「祝你手術成功。」我不知還能再說甚麼，但我想，所有人都應該看到我臉上失落的表情。

「答應我！這是你我之間的約定！無論你我任何一方發生任何事，另一個也要堅強地活下去！」

「我答應你！」在她溫柔的眼光下，我根本不能推辭。

然後閉月拉著我的手，勾手指約定。

正當閉月要準備手術時，突然傳來消息，手術要取消。因為這心臟雖然各方面條件都適合，但在最後一刻發現那年青人原來有隱蔽的遺傳病，不適合進行移植。聽到後，閉月的母親禁不住飲泣。

「真的很可惜！應該很快就有另一次機會！」我對閉月說。我知道這樣想很自私，但我的確有點鬆一口氣。

閉月沒說話，只是淡淡一笑。這一笑令我釋懷，一切已成過去。

這樣又過了一星期，這天我正氣悶得很，媽媽亦因實驗室有緊急會議要明早才會來探望我。正當我氣悶非常時，外面

忽然飄起初雪，我就想起小時和哥哥一起擲雪球、堆雪人的情景，我實在非常懷念那些日子。我就走到閉月的病房，去邀她上天台賞雪。

見到閉月後，我沒有立刻跟她說去賞雪，反而把昨晚晚餐剩下的布甸給她吃。閉月雖不貪吃，但我知她最愛甜食，而昨晚我因太飽而沒吃布甸。這刻我給了閉月吃。

「真的給我吃？」

我微笑著點頭。

在閉月吃完布甸後，我就邀請她上天台賞雪。

但她說：「這好像不好！很容易會著涼。醫生和護士也不會准許的，爸媽知道亦會責罵我們。」我早知道她會是這樣的反應，其實媽媽也常提點我不要著涼。

但我沒有放棄：「只一會兒，只是 15 分鐘，我們就只堆一個雪人就走，如果雪不夠多，我們就只賞賞雪就走，我們偷偷出去，只要在護士下次派藥時回到病房，就不會有人發現，我們只要穿夠衣服就不會有問題的！」

我看到閉月還在猶豫，最後我使出了殺手鐮，說：「你已經吃了我的布甸，就必須陪伴我，已不能反悔，這叫做等價交換。」

閉月雖仍有點猶豫，但最後還是無奈苦笑地點點頭。

於是我倆就多穿了一件衣服，還戴了毛巾作頸巾，就偷偷上了天台賞雪。初雪實在美麗，白色很純淨，令我的氣悶得以

舒緩。然後又堆了雪人，我倆都樂而忘返，這一去就是 40 分鐘。回到病房時剛趕得及麥姑娘派藥，一切都沒被發覺。當麥姑娘派藥時無意地碰到閉月的手，說了一句：「為何你的手這麼冷？」我倆對望微笑，這次偷玩旅程完美結束，一切都沒有被發現。跟著我就回自己的病房睡了一會。

晚餐的時候，我忽然發覺閉月不見了，起初我也不以為然。飯後我拿著布甸慢步到閉月的病房，準備再送給她作獎賞，但我竟然見不到她。看見麥姑娘走過，我忙問她閉月去了哪裡。

哪知麥姑娘說：「她在發高燒，所以暫時搬去了加護病房。」聽罷，我既錯愕，又擔心，更是深深自責。我立時打電話給爸爸，希望能知道多一點閉月的病況，也托他好好照顧她。心想有爸爸的照顧，她應該不會有事。那夜我偷偷到了加護病房探她，隔著玻璃門看見她，也不知是睡了，還是在昏迷。看到閉月在睡夢中也皺眉，我很是心痛，亦很懊悔我的任性。我拼命忍著的眼淚已從眼眶流下來，我隔著玻璃輕輕說：「你一定要好過來。」

就在這時，門外走廊有聲音走近，好像是麥姑娘的聲音，我忙說：「我明天再來看你。」之後我就閃身出門走了。

哪知第二天，閉月的病情惡化，一直在半昏迷的狀況當中，亦不許探病。如此就過了一星期，她吃著很重的抗生素，在加護病房的無菌環境中，由機械人護士照顧著，她的發熱

燒漸漸退了。正當我以為她會康復過來，哪知她的心臟突然加速衰竭。我隔著加護病房的玻璃看著插滿喉管的她，心情跌落至谷底。當爸爸到我的病房巡房時，我急問他：「月的情況怎樣？」

他默然不語，只叫我不必擔心，說他會盡力的。霎時我有一種不祥的預感，我跑到醫院的小教堂跪下，作出了我人生的第二次禱告，我七年多前曾為哥哥禱告，那是我人生第一次禱告，那時我求神讓我的哥哥不要死去，可惜他還是死了，自此我就發誓不再禱告。不知怎的，這次我又再向神禱告：

「神呀！你若是真的存在，你若聽我禱告，就叫月不要離開我。」

### 第三章

## 心臟的重量

我實在害怕，實在孤獨。我既要在父母面前裝作堅強，又要面對在醫院實在沒有朋友的孤獨。我在醫院已經快住滿三年了，其實早在我住院的第二年，除了我兒時一起長大的深仔，早已沒有人探我了，而深仔上一次來，亦已是三個月前的事。我根本已是一個活死人，已是一個被世間遺忘的人，除了我的父母外，世上再沒有人記掛著我，就像我不曾在這世界存在過一樣。我雖然住在單人病房，但隔鄰的病房曾經有不同的院友，我也不知大家算不算朋友，但他們不是三數個星期就出院，就是短時間離世。其實我有時會想，若我這刻離世，世上會有多少人為我流淚？恐怕還是只得我的爸媽。

「神呀！我求你，請你叫月不要離開我，把她留在我身邊。我求求你……」

熱切的禱告被我滴下的淚水打斷，跟著我只聽到我的飲泣聲，伴隨著內疚、寂寞、恐懼、不捨。不知過了多久，我哭倦了，就不知不覺在小教堂內睡著了。

可能是過度擔心的關係，令我有點虛脫，也可能是在小教堂睡著時著了涼，自那天起我的狀況開始轉壞。身體開始變得

很衰弱，意識也開始變得有點模糊。不知過了多久，我醒來發現自己躺在床上，迷迷糊糊的聽到母親的哭聲、聽到父親安慰媽媽說他必定可以拯救我，也迷迷糊糊的聽到麥姑娘和馮醫生的對話：「可惜，還這麼年輕！可惜就是等不到合適的心臟。」

也不知再過了多久，僅餘半點意識的我，隱約看到自己被爸爸推進了手術室，手術室聽不到有其他人的聲音，我只迷糊聽到爸爸說：「放心，我必定可以救回你！」

跟著我就迷迷糊糊的睡著了。這一覺我好像睡了很久，好像把一整年的覺加起來一次過全都睡了。其實在病發初期，我曾經很害怕睡覺，因害怕會一睡不起。在經歷過哥哥的死亡，那段時間，即使我當時已13歲，若不是媽媽陪伴著我睡覺，我根本難以入睡，有時甚至是爸爸唱歌哄我睡。即使我睡著了，也常常會發惡夢。有時會夢到死去的哥哥，有時又會夢到獨自一人去了一個陌生的地方。總之很長的時間我都睡得不安寧。但今天我睡得很好，若不是有一點痛楚，我想我會一直睡下去。但我總覺得有點痛，而且還越來越痛，我終於甦醒過來。醒來後，我的心臟還是隱隱作痛。

醒後第一眼就看到媽媽，痛楚立刻減緩。我勉強再把眼睛睜開一點，竟看到媽媽在哭泣。媽媽為甚麼哭呢？是因看到我甦醒喜極而泣嗎？我想問，但我還是一點氣力也沒有。我費力想說話，但是沒半點力氣，看著哭泣的媽媽，一時心情激動，又昏了過去。過了不知多久，我終於醒過來。這次我看見媽媽

伏在我病床旁睡了，這次醒來我感覺好多了，精神比以前旺盛。雖然胸口還是有點痛，但真的好多了，連手腳都漸漸恢復活動能力。我想媽媽必定是擔心我，以至倦極睡著了。我不想弄醒她。

我內心非常擔心閉月，所以此刻一恢復了氣力後，就緩緩起來，雖然還有點費力，但我還是慢慢走到閉月的病房去。我在門外看不見閉月，卻看見麥姑娘和張姑娘——張姑娘就是那個經常罵我們百厭的老女人。她倆正在整理房間和當中的儀器。我忽然起了童心，讓她看到這個突然甦醒的我，必定能嚇她一跳。於是我先躲在門外，靜候時機。

當我攝手攝腳的走近，卻無意聽到她倆的對話。

麥：「唉！到現在我還真不相信光醫生竟是這樣的人！」

張：「唏！有甚麼信不信，世上不少人都是假仁假義，道貌岸然，只要牽涉到自己的利益就會現形，這根本是平常事。」

麥：「但作為一個醫生，總不可以謀殺一個小女孩，把心臟拿去給自己的兒子。我認識光醫生十年了，到現在還不相信他是這樣的人。」

聽到這處我真不敢相信自己所聽到的，呆立在門邊。

張：「知人口面不知心，聽說那小女孩閉月都是光醫生特別從別院調過來的，雖說他是專家，但可能一直都是立心不良。」

麥：「唉！不可能這麼處心積慮吧！」

張：「話說回來，將那女孩的左心與光仔的右心結合移植，這樣聞所未聞的手術，虧他想得出來。如果光醫生不是做出這種傷天害理的事，他真是一位頂級的天才醫生。」

閉月的左心竟然移植到與我的右心連結！那麼閉月現在怎樣？爸爸又怎樣？我想大聲叫「謊話！」但話還未出口，我腦海已一片空白，霎時天旋地轉，便暈了過去。

不知過了多久，我悠悠醒來。媽媽就在我旁邊，我連忙問她，媽媽知道根本沒法隱瞞，所以就對我說了實話，她細細道來。原來在我昏迷過後，情況越來越壞，終於有一天，爸爸把所有醫務人員調走，然後把我和閉月都推進手術室，為我倆進行心臟移植手術，這些複雜的手術當然不可能一個人做，但有兩位機械護士幫忙，以他的優良技術就可以勝任。爸爸將閉月的左心和我的右心連結，而我的左心去了哪裡，當然沒有人知道。其實即使科技進步，將兩邊不同的心臟連接在一起，這樣的手術還是劃時代的。

而且由於我們兩人的血型不同，我的是O型，閉月是AB型。正常情況是不能移植的，所以手術後，爸給我注入高劑量的藥物，壓制了我的類白血球抗原HLA，如果兩人的白血球抗原不相符，這HLA會令人在器官移植後出現排斥反應的。但爸爸用藥物暫時抑制了我的HLA，令我的O型血和閉月的AB型血可以兼容，減低了身體對閉月心臟的排斥，直至她的心臟在我體內穩定為止。我昏迷了多天後，閉月的心臟也穩

定下來，我亦漸漸康復過來。爸爸同時在我體內植入了納米機械人，雖說是納米機械人，實際上是微米大小的，是最新的 T125 型號。T125 納米機械人除了會監察我的維生指數及心臟情況，亦會幫助我清除手術後可能引起的血栓，並量度我的心臟有否接受足夠的藥量，以方便調校治療方案。爸爸之後再在我的傷口噴上納米玻璃膠布，這納米玻璃膠布是絕對防菌，並且能止血又能免除拆線後的疤痕。而爸爸把這些藥物和診治方案都輸入了電腦內，醫護人員只要照著做就可以了。

手術後，爸爸把我留在加護病房由機械護士照顧。醫院的閉路電視拍到他搬著閉月的屍體離開醫院，沒有人知他去了哪裡。但離開醫院四小時後，他的車被警方發現，而在追捕過程中，爸爸因為中槍，最後車輛在山邊失事了，車輛燃燒成為灰燼。驗屍報告相信爸爸早已中槍身亡。現場只發現一副燒焦了的男性遺骸，卻沒有發現閉月的屍體。

這時的交通道路共分作三層，下層是供舊式的汽車行走，中間一層是空中道路，利用強大的電磁力，使汽車浮在空中行駛，這層道路暢通，能高速行駛。但這層道路的使用費非常昂貴，所以只供富人使用，而且在這道路行駛的車差不多全都是自動導航的，絕非窮人可以負擔的。這些飛天自動導航車，可說是汽車和直升機的混合體，除了可如汽車的直駛、退後和轉彎，還可以如直升機般於空中原地停留、原地旋轉和垂直升降等。而且這些飛天車還可以自動摺疊，摺疊後就只約一個公事包或背囊的大小，易於攜帶及收藏。

而最上層的是個人飛行器的道路，人們只要配有有翼的噴射飛行裝置，並付上道路費，就可以在上面自由飛行。但這層道路的飛行牌照太難考取，而且飛行裝置亦甚昂貴，當然富人會負擔得起，只是富人大多喜歡舒舒服服的坐在自動導航車中，享受香檳和各種娛樂，所以這類飛行器只有一些年青富人用作賽車。亦因此這層道路一般人甚少使用，大多是飛行警察和運送貴重物品的速遞員才會使用。相反下層道路除了經常阻塞，還頗烏煙瘴氣，爸爸為了掩人耳目，而改在下層走（上層有太多 CCTV），但最終還是被發現、追捕。

雖然閉月的屍體不見了，但由於手術室的閉路電視拍到了手術過程，看到閉月的心被摘去，所以法庭確認她已死亡。閉月的父母很傷心，把她的衣冠埋葬在月球的墳場上。現代城市的地價實在太貴了，只有極富有的人才可透過捐獻，把先人葬在市區的教堂或少數的墓園中。一般人會把親人葬在數百里之外的郊野，而不少富有或中產人士索性把親人葬在月球上，既得體，又能作為身份象徵，甚至有點浪漫。

在月球上，兩個最大的殯葬場分別在月球最高的山丘——惠更斯山，或是在地球上最易看見的第谷坑。在那裡人們大多不立墓碑，反而會把骨灰埋在地下，再在上面種一棵仿真樹。這些仿真樹有很多不同的品種，雖然不能生長，但卻能長青，甚至有些貴價的仿真樹，還能隨著季節而令樹葉變色，再在冬季收起葉子。人們會在樹上刻上親人的名字，所以第谷坑周圍都種滿了各種的仿真樹，人們每次抬頭望向月亮就好像拜祭親



人一樣。原本月球上還有第三個墓地，賣點在月球的最高點，但這最高點偏偏位於月球背面，在地球上永遠看不見。人們當然知道人死後就永不相見這事實，但卻未必能接受。所以這月葬場很快就結業了。

當然列國不會只在月球辦旅遊或殯葬，中、美、俄原本想在月球大舉殖民及建立軍事基地，但遭到聯合國和歐洲、日本、印度等國大力反對，最終三國就只有在月球背面建立少量基地，除了軍事基地，還有採礦的基地。採的礦是月球上的氦3這種稀有原素和各種稀土，但當然中、美兩國都不會就止罷休。因此在月球的正面成立了經濟特區，由各國組成的股份公司共同開發，當然美國佔最多股份，中國、歐盟次之。而月葬場和旅遊區都在經濟特區中。

說回閉月的事件，警方相信爸爸是想毀屍滅跡，在毀屍滅跡後，卻於駕車逃亡期間被警方發現，並在追捕時中槍，繼而失事身故。警方說一切都絕無可疑，爸爸被裁定了一級謀殺罪，因此我就成了殺人兇手之子。而爸爸之所以由受人敬仰的醫生變成殺人兇手——全因為我。

手術後我的身體漸漸健壯，只不過心靈卻越來越深沉。我完全不能面對醫院內眾人的眼光及竊竊私語。一天晚上，在夜闌人靜時，我拿出了一把事先收藏的生果刀，把刀對準了自己的心臟，我想是時候把心臟歸還給閉月了。或許我這個殺人兇手死了，媽媽便不用再承受他人的指責。

我把刀對準心臟，緩緩的插入。血已流出，是有點不捨，是有點痛，但我對自己說，只要再插深一點，所有不幸的事情就可以終結。

就在此時，突然傳來歌聲，卻是媽媽在哼一首聖詩。這曲原是我兒時，爸爸在哄我睡覺時經常哼的搖籃曲。我實在不知道媽媽為何會突然出現。

我對她說：「讓我死吧！我死了，你就能重新過活！」我仍然堅定地握著刀。

媽媽潸然淚下，卻仍哼著那首歌。我不禁想起兒時爸爸疼我的種種情景。年幼時，由於爸爸非常忙碌，沒有太多和我及哥哥相伴的時間，所以每晚他都會哄我們睡覺，多數是說故事。有時我們聽故事聽悶了，我會叫爸爸唱搖籃曲哄我們睡。爸爸說他不擅歌唱，多會推搪，有一次他難以推搪，終於勉為其難唱歌哄我們睡。

當我合上眼，竟傳來一首聖詩的歌聲。

我立時張開眼，「唏！為何會是詩歌，而不是搖籃曲呢？又不是在教堂中崇拜！這不是騙人嗎？」

但爸爸說他不懂唱歌（其實他也真的唱得不太好），他說這是他唯一懂得的歌，是他年少時隨父母去教堂學的，也是唯一能唱得較好的歌。已過世的爺爺不是教徒，但每逢聖誕節都會帶著爸爸上教堂，這首歌也是爺爺教他唱的唯一一首歌。所以每次我和哥哥要他唱歌哄我們睡時，他都會唱這首歌。起初

我倆也會抗議，但久而久之，我們都習以為常，並且一聽到這首歌就會有一份安祥平靜的感覺。這刻我當然又想起了爸爸。

「就是為了爸爸，為了月，我更要以死謝罪！爸爸的罪行就讓我來代贖，你就讓我死吧！」

「那你死吧！只是你死後，我也會跟你一起死！」聽後我停下了刺入的動作。

媽媽伸手過來把刀輕輕握著，看著媽媽的手流血，我就把握刀的手放開了。媽媽就好像絲毫感覺不到痛楚般，輕輕把刀拿開。「你知道你心臟的重量嗎？你這心臟盛載著我和爸爸對你的愛，以及他的犧牲！別人當然可以指責你爸爸冷血，但你不要這樣，你只要記著這心臟的重量！」

我再也忍不住，擁著媽媽嚎哭，媽媽靜靜的流淚，默然輕撫我的頭。原來媽媽下午時已發覺我眼神有異，我跟她說再見的神情亦不自然，我早說過我從來都沒能騙過她，她太了解我，所以一直留下來在外邊悄悄觀察我，在我自殺的一刻就出來阻止。這次是我唯一一次嘗試自殺，這次後我再也沒有做傻事。

但我仍不能忍受別人的眼光，尤其是與爸一起工作的醫護人員，所以儘管媽媽反對，我稍微好轉就立刻要求出院。媽媽雖然反對，但在我偷走了兩次後，她終於接我回家了。哪知回到家中，日子也一點都不好過。雖然事情已過了兩個月，但每兩三天就會有人向我家的窗戶擲石頭。再過兩三天又會有人在

我家外牆塗鴉，寫的都是殺人兇手之類的字。在電視台報導了閉月的父母傷心的情況後，就更變本加厲！

還記得一次他們擲石頭，打破了我家前面的窗戶，我走出屋外想趕走他們，哪知一出去，就被他們擲雞蛋擲中，雞蛋把我的頭、衣服全弄髒了，我很憤怒，想衝出去打那人一頓，但雞蛋不是一個人擲的，而是從四方八面來的，我究竟要向哪個方向跑、要打他們中的哪個呢？就在我呆立之際，母親衝出來擋在我身前，她擁著我發抖的身體。雞蛋依舊從四方八面擲來，我看到媽媽被擲，就大叫停手，並立時想衝出去，無論打誰都好，都要制止他們。但媽媽就是用盡全力的擁著我，不讓我報復，不容我稍動。我們兩個就站在那裡，蛋液由我們的頭，流向頸，再流入我的衣服內，直至流進我的鞋襪裡。不久警車的響號響起，大家便四散，警車駛到了我們屋前。警察被召來，是因為有鄰居投訴太吵，但警察到來，卻沒有拘捕那些擲雞蛋的人，反而是警告我們要檢點，說這裡是高尚住宅區，叫我們不要在這裡生事。若不是媽媽強拉著我，我早已揮拳衝向那兩個警察了。

及後法庭裁定了爸爸的罪。我記得在法庭上，檢控官華萊士侃侃而談（這案件受到社會很大關注，因此他高調和進取的表現令他經過這案件的審訊後而聲名大噪），訴說我父親如何泯滅人性，如何冷血殘酷，奪去無辜小女孩的性命，若果他還未死去，實應判處兩次死刑。他的話令我感到極度憤怒，

但同時也極度羞愧。憤怒令我想衝出去把他立時殺了，羞愧令我想摧毀自己。但母親了解我，知道我的想法，她溫柔而堅定地握著我的手。她的溫柔令我的怒火漸降，她的堅定令我殘留絲絲生存盼望。好不容易捱過法庭審訊，但更大的審訊這刻才到來。社交媒體上不斷有輿論說，既然父親已不能接受懲罰，那我們兩母子也應受到懲罰。當然法庭沒懲罰我們，但我們還是受到了種種的懲罰。在社交媒體中，我們收過死亡恐嚇、侮辱、謾罵、騷擾，所以很快我和媽媽就斷絕了所有社交媒體。

不久母親就給實驗室解僱了，老闆說是受了客戶及經費募捐者的壓力，不得不這樣做，因為所有客戶和募捐者都不再信任她了。而媽媽因為殺人犯太太的身份一直未能找到工作。在兩天前，媽媽從報章看到實驗室在招聘夜間清潔工，她竟然打電話應徵，因我們非常缺錢，所有的積蓄都用作賠償給閉月的父母了，連我們住的大宅也賣了，兩星期後就要搬走。媽媽除了應付生活費外，還要支付我的醫藥費，所以她懇求實驗室的老闆，老闆就讓她以短期合約形式受聘，反正這崗位只在晚間清潔，根本不需要見任何外人，除了保安，亦不會被人看見。

是否很荒謬？一個月前媽媽還是實驗室的主管，現在竟然是其清潔工。我實在接受不了，我曾極力反對，但媽媽卻堅持，並對我說：「無論生活多困難，我們也一定要堅持下去，因為這是爸爸以性命換回來的日子！」

媽媽換回了兒子，但失去了丈夫，也失去了工作，我實在不知道這是否符合她原來的意願。得著了生命，卻損失了父親

和尊嚴，爸爸對我的愛換來罪行，難道這就是等價交換？愛與罪，就只有這個選擇？爸媽雖然都愛我，但卻不了解我。如果可以選擇，我寧願回到以往，或許只有 11 個月的壽命，但我有一個受人尊敬的父親，有一對痛愛我的父母，這對我來說已經足夠。但我能選擇嗎？

## 第四章

# 我的心停頓了

由於我身體已康復，我就重新上學了，這亦是媽媽堅持的，她想我考進大學，然後過平常人的生活。雖然我已快 19 歲，但由於在醫院三年，所以我還未高中畢業，而學校此刻對我來說已變作了一個戰場。起初是因為我在學校被欺凌，但很快就演變成一連串的暴力事件，我對每一個出言侮辱我爸爸的人，都絕不留手。其實手術後我已完全康復，而且我自小便習武，再加上我比同年級的大部分同學都年長，所以單打獨鬥，我從不畏懼。但當然很多時我會寡不敵眾，但無論面對多少個對手，我都會用拼死的打法，無論我受多少次傷或傷得有多重，我的對手也絕不會好過，所以很快在校就沒有太多人敢跟我打架，但就算如此，在校仍然有不少鄙視的眼光望向我。

有一天下著滂沱大雨，我獨自在學校飯堂的角落吃飯，但不遠處的肥波在瞪視我，肥波是我校這年級的惡霸，因他的身材異常高大，所以打架時可說所向無敵，因此時常有五、六個同學作他的小僕隸跟著他，但我爸爸曾為他媽媽醫治心臟病，所以從前他在校從來沒有打擾我。

但這刻他瞪視著我，跟著還跟他的友伴基雲說：「你又不

吃那些青豆，浪費了食物，不如讓我賦予它們一些意義吧！」說著就將青豆用湯匙彈向我的方向來。雖然我能一一避過，但我勃然大怒，霎時就將我碟裡的飯菜擲向肥波，他倒沒有我的敏捷，給我擲到滿面都是。肥波當然大怒，向著我衝過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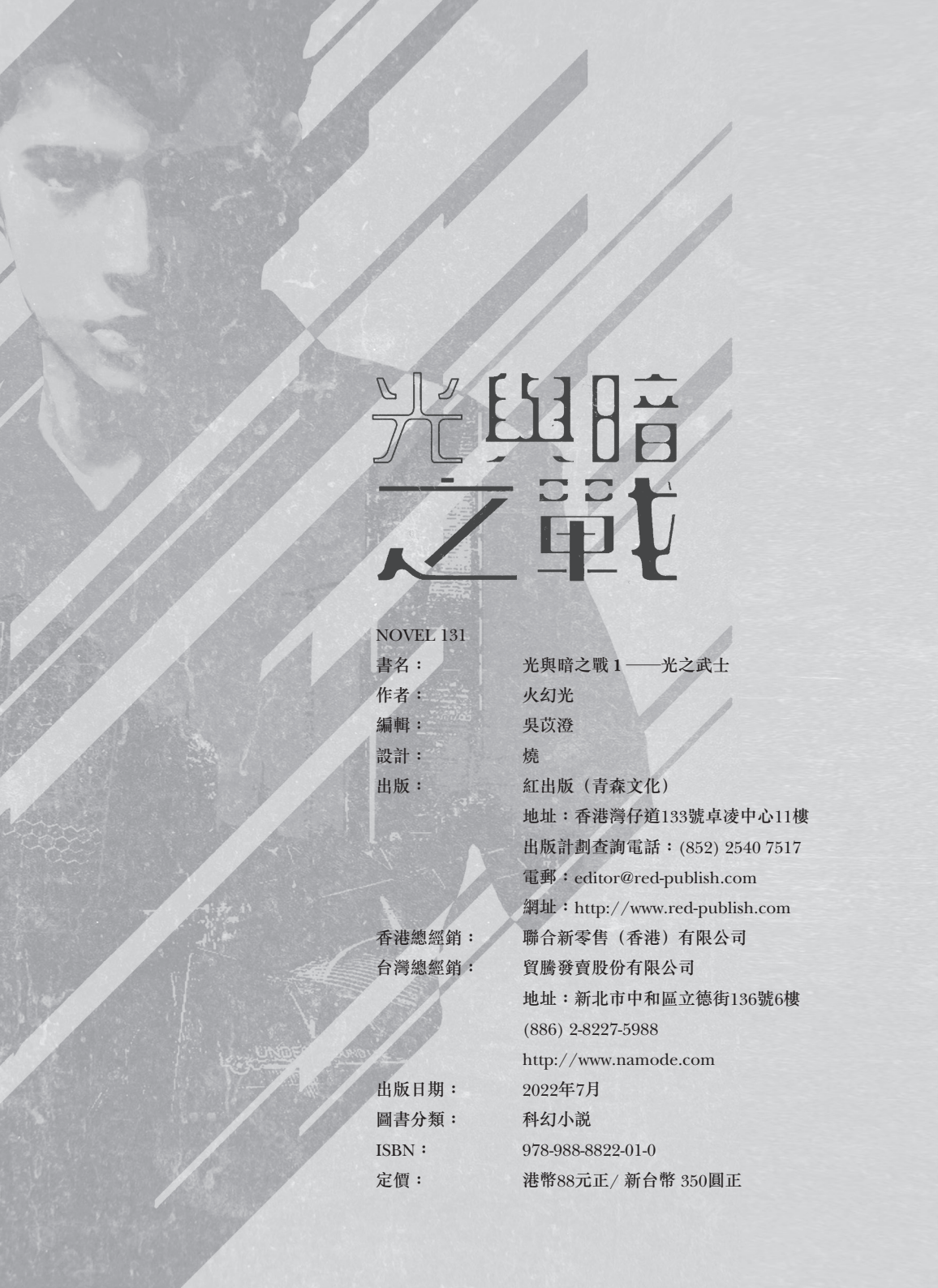
面對他們六個人，我雖然不怕，但當然也不能白吃虧，反正他已給我弄到一臉骯髒。我奪門而逃，哪知我剛逃出學校後門時，撞倒了剛巧走過的阿壯，就是這麼頓了一頓，我就給肥波的小僕隸偉雄追上。他們一窩蜂的把我壓在地上，肥波氣沖沖趕到，一腳踢向我腹，再一腳踏在我面上，一時間拳來腳往都招呼到我身上。我疼痛萬分，滿身雨水，眼耳口鼻都滿是泥漿，我只知打不過他們六個人，但我絕不會喊痛求饒。我一直捱著，終於拳腳都慢下來，跟著我聽到肥波說：「這是為那女孩打的，我媽媽被你爸爸治過，我真感到羞恥！」

就在他說到我爸爸後，我萬念俱灰，仿佛也認為他們應該打我。跟著他拉開他的褲鏈，我連叫「你要做甚麼？」我大力反抗，但其他五人用力按著我，我著實動彈不得。

他癡笑，「這是為你剛剛弄骯髒我的。」說後就把尿撒向我。

我竭力合上眼和口，但一邊臉都沾上了尿液，當然一些還會流到鼻中，連按著我的偉雄和基雲也沾上不少。我受到奇恥大辱，卻全然不能還手，只好心中默記此仇，期盼將來再報。

就在此時，一粒碎石不知從哪裡飛過來打中肥波，肥波大



# 光與暗 之戰

NOVEL 131

書名：光與暗之戰 1——光之武士  
作者：火幻光  
編輯：吳苡澄  
設計：燒  
出版：紅出版（青森文化）  
地址：香港灣仔道133號卓凌中心11樓  
出版計劃查詢電話：(852) 2540 7517  
電郵：editor@red-publish.com  
網址：http://www.red-publish.com

香港總經銷：聯合新零售（香港）有限公司  
台灣總經銷：貿騰發賣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新北市中和區立德街136號6樓  
(886) 2-8227-5988  
http://www.namode.com

出版日期：2022年7月  
圖書分類：科幻小說  
ISBN：978-988-8822-01-0  
定價：港幣88元正/ 新台幣 350圓正

ISBN 978-988-8822-01-0



9 789888 822010 >

有沒有想過，其實宇宙萬物都蘊含著靈力，只要擁有第七感便能與大自然萬物連結，並借取當中的能量，就能擁有驚人的異能，可任意控制身邊的事物。有沒有想過，其實地球是一個特大的動物園，有人正默默地藏匿於宇宙深處觀看著人類之間的互相殘殺。

先天性心臟病患者光永照，在痛失雙親後，意外激發身體隱藏著的特殊基因——X核鹼基，全身血液逐漸變成黃色，更發展出第七感。與此同時，地球驚現外星物種，光永照發現母親的死似乎另有隱情，他在守護者的幫助之下，毅然決定走上復仇的道路，接受嚴峻的訓練，成為光武士。



專業出版 國際銷售

紅出版文化平台

加入我們：[www.red-publish.com](http://www.red-publish.com)

Mod. E.

上架建議：科幻小說

定價：港幣 88 元正 / 新台幣 350 圓正

